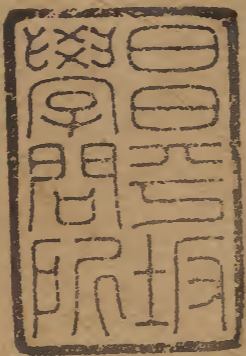


荆溪外紀

廿五之五

木



漢書門			
九	〇	九	〇
八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函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5	
冊數	8 (8)		
函號	292	30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二

章文庫

荆溪外紀

列傳

漢

日

蔣默

字秀芳詡四世孫父橫仕為大將軍從光武討赤眉
有功封浚道侯為司隸羗路諧誅功業不遂九子悉降
徙建武二年南奔維揚皆渡江散處時童謠有君用讒
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氣充塞之言帝聞遂悟乃覆
羗路之族而錄其後諸子各於所居之處受封默居陽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羨瀟湖之東封雲陽亭侯終諫議大夫子何為前將軍
邵陵侯孫志襲祖封

蔣澄字少明橫第九子也居陽羨瀟湖西岳亭封岳亭鄉

侯仕至刺史泊三方鼎分遂慕泰伯克讓之風有延陵
退耕之地乃崇墉築室於周山之陽將老於此卒年七
十有一與夫人司馬氏葬于封內之都山五子孟東亭

侯通陽羨西亭侯休丹陽太守襲父封餘無聞

已上出郡誌并

唐秘監齊光義撰碑

許武字季長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
二弟晏普未顯欲成令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

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
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
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
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
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
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許荆字少張武之子也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
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詭而言曰世前無狀
相犯怨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為嗣如今死
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

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疏乞歸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孫馘靈帝時為太尉巴上出漢書

周嘉陽羨人順帝時嘉以縣屬會稽不便期會請隸近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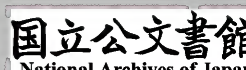
詔可其請遂以縣屬吳出邑誌詳見沿革

吳

張柔字仲節陽羨人時顧劭號知人一見遂友之劭為豫太守發在近路值柔病時送者百數劭辭曰張仲節以疾不克來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時相待柔自是聲譽遠播仕至雲陽太守出吳志顧劭傳

周賓陽羨人少折節早亡吳初召為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出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子

曰魴出風土誌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



任懷安錢塘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塘侯相
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
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
胡綜戮力致討遂生擒綺送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
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
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
能致休乞遣親人董岑邵南齎牋七條以誘休因別為
密表以圖并呈牋草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
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眾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
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

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
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
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禪將軍賜爵關內侯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
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
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
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
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
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兼太常同兼司徒董翰封禪

國山出吳誌

晉

周處字子隱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并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

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醢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消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羗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

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屍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數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

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違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

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
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
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
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
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
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
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
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
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
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

戎校尉閻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
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
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
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出晉書

周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
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
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
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立沉等聚

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獲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畧有揚土巴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土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將羗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龍馬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於揚州

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以為內應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兵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梟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吳兵人錢珙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珙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悞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珙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与

珍俱西珍陰欲殺敦藉以奉事敦聞之奔告帝珍遂殺
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
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發之來寇圯縣帝遣將軍
郭逸都尉宋異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圯復率合鄉
里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珍斬之傳首于建康圯三定江
南開復王畧帝嘉其勲以圯行威武將軍吳興太守封
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圯甚有
威惠百姓敬愛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圯頻興義
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
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圯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

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圯自以為不得調內懷
怨望復為刁協輕之耻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
王恢亦為周顛所侮乃與圯陰謀誅諸執政推圯及戴
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派人帥夏鐵
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圯以三吳應
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
恢聞鐵死懼罪奔于圯圯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
召圯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圯
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圯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
欽嘉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

一同開國之例玆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出晉書

周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存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囧參軍出補句容令遷英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璿功賜爵滄浦亭侯元帝為丞相表札為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夔平以札為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

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稱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伴欲自託於充謀滅

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疆逼自古豐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著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諮議祭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

殺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

下八坐朝廷從王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出晉書

廣字敬平義興郡之長城人陳敏反時廣為敏弟祖廣

武將軍歷陽內史司馬周玘密諷廣殺祖與顧榮甘卓

等以兵攻敏獲之未幾卒贈永世縣侯

出郡誌

周勰字彥和嘗緘父玘臨終之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

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

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

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

宇郵書屋
荆溪外紀及傳
十一
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彞少知名元帝辟為丞相掾早亡

出晉書

周筵靖之子處之孫也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與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

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
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
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
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其危
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
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
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出晉書

南宋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擒云與
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五口

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
恭協並赦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
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
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爭求
受罪縣令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為
先自厚者以利為本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
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
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為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
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
惣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為劫造釁

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
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出宋書

吳國夫義興人與錢塘范叔俱有義讓之風並稱於時人
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其人慙服

出宋書

書范叔傳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
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計無日在家餉饋肇之
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
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
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投病死家貧無以送昭先賣

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父
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行雍州刺史劉貞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
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出宋書

齊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衆食噉恒無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
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
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
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

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給事中充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有異圖宜為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之攻郢城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須

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出南史

陳玄子義興人也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詔表門閭蠲租稅調役

出齊書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塚擲

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

間出齊書

梁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業稍遷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効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

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

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累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威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

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擒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

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尅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牛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

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渡河宮衛嬪待無改於帝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剖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動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

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顯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
鎮顯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
朱兆等眾號百萬挾魏帝夾攻顯顯據洛陽六十五日
无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
戰傷殺甚眾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
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棧濟自碓石與顯戰於河
橋顯大敗走至臨潁被擒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
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乃落鬚髮為沙門間
行至豫州州人程道維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
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

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
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
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漆水
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
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
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
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
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

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
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統綺不好絲竹射不穿
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出南史
陳昕字君章慶之第五子七歲能騎射隨父入洛遇疾還
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
异甚竒之慶之在懸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
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
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
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扳昕為雲騎將軍代
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擒令收集部曲將用之

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
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
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勅即受降簡文遲疑累
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令
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
之昕不從遂見害時年三十三出南史

魚天愍義與人大通初武帝使陳慶之送元顥入魏趣大
梁魏合四十萬衆拒顥時榮陽未拔慶之喻衆曰今日
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天愍與宋景
休踰堞而入遂剋之出御誌并陳慶之傳

陳

陳暄慶之少子也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沉湎諛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令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

叔達等恒出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腕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剡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文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燃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玩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勅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出南史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

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群聚戲衆莫能及義與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竒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于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養爲已子毋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

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爲長流令深被委任勣被代文育欲與勣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

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
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
勸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大喜遣人迎之分麾下
配馬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
歐陽頎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
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
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
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
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
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臯悉選精

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銳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
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
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塗梁元帝授文育假節
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
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
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
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
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高祖軍至白茅命文育與杜
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熟與景將侯子璽戰破之景平
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

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龔克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柵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舳舻與戰跳入磻艦斬磻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

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槳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頓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邁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頎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舳舻三百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

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頎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頎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頎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眾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勃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

之汝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勤猶據舊柵擾動南土高祖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甌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眾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眾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于都以其部曲分隸眾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

邁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
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
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
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
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
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座時年五
十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
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
碎炭數斗又軍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
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

嘉二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
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周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
好狗馬樂馳騁靡不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逞
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
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七君子遊綬
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負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復除
貞威將軍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
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世祖即位深器重之
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

破熊曇朗竇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四年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為左衛將軍尋以本官領衛尉卿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謚曰成子碧

嗣

周碧父竇安卒後亦為偏將征歐陽紇平定淮南並有功封江安縣伯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

許嗣宗義與人為新蔡王外兵參軍後拜義興太守

唐

衛遼陽美人少習詩書學弓劍有武畧年二十七遊并汾間遇高帝始建義旗遼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遼挾鎗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且乞歸侍殘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立廟于荆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祠祭焉

出郡誌并許渾詩序

薛士通義興人仕隋為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閩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祐

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

州刺史

出唐書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小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

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貽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言責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出唐書

蔣子慎義興人默二十七世孫與同郡晉陵高智周相善終建安尉子繒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

歷湖延二州刺史

蔣冽挺之子也與弟渙皆擢進士冽為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挺卒冽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冽子鍊鎮渙子銖皆仕有清白名

已上出唐

書附高智周傳

薛登士通子也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閩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

登諫願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立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在朝奏暮黜可矣遂勒奏反為主所搆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為東都留守再為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出唐書

許緒常州義興人景先之曾祖也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

散騎常侍封真定公

出唐書

許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叅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叅軍還為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強與齊澣王丘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青所降王者脩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

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同治行凡十一人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為

吏部侍郎卒

出唐書

蔣將明常州義興人父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天寶末將明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佯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子义

守正書屋
蔣又字德源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外祖吳兢位史官又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
冠該綜群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父將明在集賢
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
張鎰亦竒之署集賢小職又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
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脩撰貞元九年擢
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十
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
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闕行繞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
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替帝前口以

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
甚衆悉亡以對乃訪又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
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無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
儒者榮之後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勅
三十篇爲開元格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脩撰與
獨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以勞遷左諫議大夫裴垍
罷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脩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
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
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

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擬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
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
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
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
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
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
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
罷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云又論譔百餘篇五子係
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蔣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
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叅撰憲
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
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
部郎中皆無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
李漢以係友婿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
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
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
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
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

蔣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脩撰轉

宇如書局
并溪外紀列傳
三
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
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丞旨十年改
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
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
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無刑部
尚書監脩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
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

太尉

蔣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
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
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湏盧告撰次文宗實錄
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童取進士第然不
為文士所多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
天下多藏焉

蔣曙字耀之係之子也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
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

唯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沉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

許之

已上出唐書

蔣防義興人岳亭鄉侯澄之後也年十八父誠令作秋河賦援筆即成警句有云連雲梯以迥立跨星橋而徑渡于簡途妻以女李紳即席命賦韞上鷹詩云幾欲高飛天上去誰人為解綠絲條紳識其意薦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出唐書

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

川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淮發運事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人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

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
建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
刑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監鐵副使安撫梓夔路
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
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
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
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
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
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以教
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

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脩純飭遇事毅然不

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

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出宋史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
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
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
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
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
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勅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
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下何憂不治坐劾歐陽脩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
稅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
行爲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後推行失平之竒約儻
傭費弄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
惡民流之竒募使脩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
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
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竒在
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
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
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

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
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
皆爲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爲御史
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所劾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妖
人岑深善幻聚黨一千人謀取新興畧番禺包据嶺表
群不逞藉之爲虐其勢張甚之竒遣鈐轄楊從先致討
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竒
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
像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
遼使耶律廸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竒曰天子

方伯柰何爲之屈膝莫而不拜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
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
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
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
學士無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
責守汝州閏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
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
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
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
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蓋復

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六與會府以治辨稱且孜孜
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
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之故爲清議所薄子

堦至侍從曾孫希

出宋史

蔣璿字夢錫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宰執以明經薦徽宗擢
爲大司樂與梁師成議樂舞不合師成怒璿答曰一代
禮典當質諸經不顧而去燕雲初復廷臣議上尊號璿
曰裕陵卻徽號爲萬世柰何諛悅以虧盛德知興元府
軍卒王靖作變璿擒戮之曉諭餘黨帖服後引疾奉祠

鴻慶宮

出郡誌

虞大熙宜興人登皇祐二年進士第神宗朝陳襄在經筵常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等三十三人薦

大熙預焉累遷至侍講

出郡誌

單錫字君賜宜興人登嘉祐二年第明陰陽圖緯星曆讀書無不該貫與蘇軾兄弟為同年進士軾愛其賢以女

兄之子妻之來宜興每寓其家錫卒祭以文孫時

出郡誌

單鏐字季隱錫之弟也登嘉祐五年進士博學明經詳究吳中水利書成蘇軾為錄進于朝不果行遂隱居不仕

子發舉八行科為太學錄嘗脩本縣風土記

出水利書

章時字行可登宣和六年進士第隆興初召為國子主簿

遷秘書丞乾道元年擢監察御史上封事言飲酒擊球

二事孝宗善謂輔臣曰擊球朕放下多時飲酒朕當自

戒五年春除右諫議大夫上以目疾久不視朝及御殿

復上疏以諫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是年冬卒上為

之慨惜

出郡誌

余中字行老宜興人幼穎悟熙寧五年偕兄貫試禮部中

預選而貫黜中請自黜以薦兄有司雖不許士論嘉之

次年魁廷對紹聖二年專對虜使還奏河朔城隍隳圯

乞從密院行下葺治以戒不虞宣靖間金人長驅城守

多不固議者始思其言以雪川守致仕

出郡誌

邵材字聖規宜興人熙寧五年試開封第一與父潛同科
進士嘗為監察御史郡有以疑獄上者刑部謂當貸死
用事者謂殺人不可貸仍欲坐所奏且著令材抗論曰
疑獄當貸者不貸而奏者反獲罪恐獄吏便文自營不
復以疑獄聞矣王安石當國司馬光極論新法之害一
日語材曰劾去司馬光大官可立待材毅然曰君實正
人也可厚誣之乎安石歎曰有是哉可以去矣即自劾
歸後以鴻臚卿丐祠而卒

出郡誌

邵靈甫宜興人佃儻樂施予家蓄穀數千斛咸平中歲大
饑或人請糶靈甫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
人又請曰衆饑將自豐乎答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
得五千三百斛自縣至湖沈鎮除道四十里浚蠡河橫
塘等水路八十餘里通菴廬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
賴以活子梁登進士第孫剛魁南省人以爲爲善之報

出郡誌

邵剛靈甫之孫也熙寧六年魁南宮與余中邵材同時登
選一邑三魁天下榮之

出郡誌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初見伊川先生問初學如何伊川曰
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
莫如論孟棣自是有所得問答甚多編次伊川語錄方

之程門弟子棟記錄為詳出郡誌

元簿字泉卿宜興人幼業進士輒棄去隱居不仕喜為唐詩自號耘軒能處約安貧人莫不尚之出郡誌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誣疫癘流行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駁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擢職方員外郎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墾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

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

石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

贈通議大夫出宋史

蔣興祖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賊具盜不敢謀以功遷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地上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濫埽具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旬堤以不壞治為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

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
悸死詔贈朝散大夫

出宋史

蔣芾字子禮之奇之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孝宗
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梁珂事上潜邸撓
權尹穡論珂與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
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
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
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叅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
財費於養兵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
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俟財用稍足始

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
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
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
更審思其人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論叅已見爲籌
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令歲大
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決之芾奏天時
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
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
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議論而劣於事功歟

宋出

史

蔣燦字宣卿之奇之猶子也父名之美燦以之奇奏補將
仕郎轉承務郎崇寧五年召權戶部侍郎為辛次膺駁
燦不守正事交結出知平江改知臨安告老遷右大中
大夫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九年卒贈正議大夫燦生
十三歲鞠於世父之奇誦習群書操筆成文卓越不凡
之奇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翰飽霜雪
其器重如此死葬于永豐鄉碧雲寺墓舍曰西歸菴

誌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

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
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
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
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
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張浚議
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
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未上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駭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
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
在我矣除太常少卿再除殿中侍御史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秦檜不樂
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又言薦舉改官之弊高宗納
之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
嘉聞奏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
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奏爲起居郎參政李
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
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絀葵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
復直秘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
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
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秘閣知

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
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問學
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經博古
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無權給事中侍御
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
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
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
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
閣知太平州水壤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
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

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脩撰敷
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
知貢舉無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奏
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徵文細故
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
覲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
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
之此恢復之機也蔡請對謂不可輕舉及遣李顯忠邵
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蔡
始終守自治之說無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

太速蔡與陳康伯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
待罪乞罷不許蔡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
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
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泊至榻前陛下
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
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
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傳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
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蔡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
故縈心淳熙元年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

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蔡孝於事親平生問學不泥傳註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

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簡惠出宋史

吳師古宜興人舉進士紹興中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樞密院編脩胡銓抗疏極論得貶師古鋟木傳其疏金人募其書千金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卒

出宋史 胡銓傳

邵及之宜興人乾道中為司封郎時楊和王子俊在宥府乞襲封吏部長貳欲上其事吏以牘呈及之曰國家故事異姓王無襲封者雖趙韓王開國元勳亦止及身而

已斥去之尋上章告老不許請益力除直徽猷閣致仕

孝宗嘉之語輔臣舉漢公卿餞二疏故事由是朝士皆

作歌詩宴餞為一時盛觀出郡誌

莫謙之常州宜興人也初為僧德祐元年糾義士捍禦鄉

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出宋史

元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宋德祐進士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間

憲使臧夢解陸垕交章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以

義理為主其小學詳斷發明旨趣尤多學者以其家竹

山咸稱為竹山先生出郡誌

王天覺字師尹宜興人稽古嗜學以文藝知名與趙孟頫

鄧文原相友善以薦為儒官仕至蘭溪州判官出郡誌

岳浚字仲遠飛九世孫宋末其祖父避居宜興遂為宜興

人博學好義為石門縣尉未幾乞歸侍親積書萬卷延

好學之士恣其檢閱一時名士多游其門出郡誌

董蕃字子衍宜興人性冲約靜脩恬於進取元初舉茂異

除釣臺書院山長不赴著通鑑質疑巴西鄧文原為之

序出郡誌

蔣禹玉字叔寶之奇七世孫也中漕舉授安吉縣主簿宋

末提義兵救常州不克棄家入吳客于杭元初以儒士

貢除杭州學錄鄧文原柳貫諸公深器重之卒年九十

出郡誌

張經字經常宜興人父簡字天民博學能詩隱居不仕喜

觀佛書經以材德薦為蘇州吳縣尹陞嘉定州同知轉

淮安路總管府通判出郡誌

許應邠字芳所宜興人明經善古文為儒官歷歙縣主簿

知山陰縣致仕有文集行世出郡誌

國朝

姚臨字大臨宜興人宋姚崇三世孫也明敏好學熟經史

善吟咏至正壬辰義興被兵臨挈老稚將入太湖賊迫

之前途窒不可越其妻金氏度不能免與大臨訣曰汝
有老父宜善保之勿墜宗祀我誓抱幼女死弗均沒草
莽臨未及應遂携幼女沉于水臨得免難洪武初徵為
萊州府同知後轉保定知府卒于官

馬治字孝常宜興人自幼好學為詩文典雅冲澹善真行
書元末與周砥避亂隱居西澗以詩唱和成荆南唱和
集洪武初由茂才舉授內丘知縣遷建昌府同知卒無

子有海漁集六卷行世

出郡誌

蔣賢字仲賢宜興人慷慨尚義元天曆己巳早至正辛卯
復旱賢發粟賑饑死無以葬者施之棺

國初大兵駐太平賢率鄉民獻粟千斛資饋餉

上嘉其誠 賜墨勅俾知宜興州賢辭老官其子貞以

代出郡誌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少有文行洪武元年以求賢舉除弘
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
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為湖廣
行省叅知政事後坐事被逮至京

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守雲南未下命雲再往使
諭降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
軍所獲械送至京

上欲懷之以恩遂釋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
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國被執而還罪必不
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適梁王亦遣
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雲以死自誓終不為屈
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
後雲南入版圖

朝廷始知雲死其子徽亦以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
葬而補徽為國子生徽貧不能還鄉以父嘗仕湖廣即
葬江夏之金口鎮遂占籍焉徽後任交趾安遠縣知縣
歿于官自是子孫微弱不振吳門李應祈以公事過

廣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雲墓已犁為田居人莫
肯言蓋其家以貧不祭掃者已久故莫能辨識少師徐
溥以其事語諸雲南巡撫王詔詔庶得其詳上疏乞祠
祀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忠文禕同祠
祀之祠額曰二忠祠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二

荆溪外紀卷之三十三
入卷三十三
...

荆溪外紀卷之三十三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寓賢

梁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天監二年以吏部郎中出為義興太守在任清約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邀友人彭城到漑到洽共為山

澤之遊城北一里築臺為垂釣之所至今傳曰任昉釣
臺時與彭城劉綽劉苞劉孺吳郡陸隍張率陳郡殷芸
沛國劉顯及漑洽兄弟交游號曰蘭臺聚出南史并郡誌
劉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少知名清警有才學觀世方亂
拒薦不就除築室巖阿幽居積歲任昉有知人之鑒嘗
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目下無雙天監初任昉守
義興邀洽兄弟為山澤遊過查林見山水清勝築室寓
焉後傳為劉氏田舍出南史并邑誌

唐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毘陵陽羨山中年四十餘不

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
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
其府先是馬總為宦人誣劾貶泉州冕欲除總以附倖
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不肯從囚之他館環兵
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為屈冕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
為藩府交奏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
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于治下年
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
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
俸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

為歸資衆皆哭而去出唐書

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七世孫也幼孤年十歲即好學掇
薪自爨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
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耻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人有
鬪爭不決不之官悉詣戡以辨嘗集詩之類古者斷為
唐詩以譏元白之失云出唐書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殖產場羨因卜居焉荆溪北濬
築水榭題咏甚多牧多御情於陽羨屢見於詩如寄許
七侍御詩云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自註於宜興近
有水榭其後南唐徐鉉嘗托趙合買杜牧舊居不果舊

傳邑人王公輔治地得巨木橫亘其中云是牧之築榭

故址出郡誌

李蟻大和中於善權山廣教禪院借榭肄業後以夢虱易
名登進士第會昌中寺廢地為海陵鍾離簡之所得咸
通間蟻位至司空奏以私財贖之重建寺宇山房數往
來於此焉出郡誌

李幼卿字長夫大曆間以右庶子守滁州於義興玉潭作
山居號曰蒙溪幽居與獨孤及往來倡酬時杜牧之亦
云李侍郎於陽羨富有泉石僕亦於陽羨粗有薄產
作詩述舊敘懷出郡誌

陸希聲蘇州吳人象先弟景融四世孫也博學善屬文通
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表為屬後以世方亂
去隱義興之湖狀名其山曰願山自號君陽遁叟建二
十四亭著願山錄作君陽遁叟山居記及山居二十七
詠久之召為左拾遺累擢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
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少師罷相興疾
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書出唐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自秦徙潤之丹徒德輿纔七歲從父
至陽羨及為宰相追念昔遊嘗送義興素少府及從弟
赴義興尉序皆有追思童年遊寓茲地之語出郡誌

陸勳為校書郎後寓居義興排禪居以自隱李郢有寄題
陸校書禪居之詩出郡誌

皇甫冉字茂叔丹陽人十歲能屬文善詩天寶中登進士
授無錫尉避亂居陽羨後王縉為河南元帥表為掌書
記累遷右補闕卒出郡誌

陶詳為校書郎隱居陽羨方干有題陶詳隱居詩出郡誌
高雲寓陽羨里皇甫冉有題高雲客舍詩出郡誌
宋

蘇軾字子瞻別號東坡眉山嘉祐二年與蔣之奇連名
登第宴瓊林坐相接遂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

軾愛其賢以甥女妻之屬以問田置別業於瀟湖之塘
頭後謫黃州移臨汝上章乞居陽羨去陽羨而近有山
隆然後起盤桓數百畝旁無聯附水遶其麓號曰獨山
軾愛之築書堂於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
獨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嘗托邵民贍買宅一區
將挈居月夜聞哭聲甚哀異而問之遂焚券不索直借
屋以居亦不復問舍過常寓顧塘孫氏之室而卒年六
十六子過扶襯歸葬汝州邾城小娥眉山出邵誌
并宋史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博學強記工文詞尤長於樂府元祐
中以通直郎倅太平州鑄以尚酒使氣不得美官悒悒

不得志退居吳下寓毘陵義興著荆溪集嘯羨歌後卒
葬于篠嶺出宋史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時習新經字說者
輒置高選居正耻之流落十餘年黃齊同知貢舉欲擢
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安仁丞荊州教
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帥交辟亦不就居陽羨山間范宗
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
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
此意耳入對高宗嘉之累遷至兵部侍郎後以目疾請
祠著三經辨學書行天下不復言王氏學出宋史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進士第積官至殿中侍御史宣和
元年京師大水綱以論水災言切直謫官去國居義興
時李光亦以論事貶伺于水驛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
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建炎初作相為汪黃所沮
去位有游南嶽及留題善權之作後去居錫山自號梁

溪漫叟

出宋史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讀書過目不忘政和
二年上舍釋褐仕至觀文殿學士除給事中兼侍講使
金還拜吏部尚書後權叅知政事以疾提舉洞霄宮卜
居陽羨築堂以自娛扁曰橫山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

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建炎十六年病革呼
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
人謂不死也年六十平生不立異沽名喜賓客俸入不
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執政所舉皆一時聞
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
秦檜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
之

出宋史

呂祖泰字泰然河南人夷簡五世孫也寓居常之宜興性
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嘉泰

元年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并
劾陳自強蘇師旦周均書出中外大駭有旨以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杖配欽州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
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童
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
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
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耳祖泰既貶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
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
學改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得寒疾索紙書曰

吾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無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
未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

出宋史

江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婚於義興莊氏愛溪山
之勝因卜居焉崇寧初中進士第徽宗親製君臣慶會
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眾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
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與時相王黼不協
授開八年高宗踐祚召為中書舍人累遷翰林學士帝
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
賜縉紳艷之後與范冲脩日曆成升顯謨閣學士遣使
賜茶藥為言者所論奪職居永二十四年卒所為詩文

千餘首號浮溪集傳於世此宋史

慕容輝父惟良領刺史因家陽羨嗜酒好吟不務進取所

居有雙楠軒縱縱如蓋嘗從蘇東坡游東坡目為雙楠

居士出郡誌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幼為詞清麗蘇東坡見而奇之遂知

名志不樂仕客居陽羨號後湖居士出郡誌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有詩名紹興中為勅令所刪定官自

號赤城居士寓居義興之潼渚出郡誌

董莽為中書舍人寓居宜興作楚頌亭出郡誌

國朝

周砥字履道無錫人避亂隱於荆溪之南山館周氏西澗

與馬治相友善遍覽山水之勝相與倡和遂成荆南倡

和詩集後從軍去沒于兵

徐賁字幼文吳興人過荆溪寓久之識周砥於顯親寺聽

秋軒遂定交後愛溪山之勝遂卜居蜀山洪武初年以

求賢仕至河南布政使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三

字邱

荆溪外紀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四
邑人楚山沈敷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四

邑人楚山沈敷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風土記拾遺

自昔帝顓頊下達三王治曆十有一家考課損益各有變
衰非天運之錯考察意異故也

月正元日五薰鍊形

月正元日百體兼崇

元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飲桃湯及柏葉酒

仲夏端午烹鷄角黍

端午食相

夏至之雨名為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靴

梅熟時雨謂之梅雨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仲夏濯枝盪川

仲夏長風扇暑

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黃雀風時海魚變為黃雀

因為名也

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九筵設酒脯時菓散粉於

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天

漢中有奕奕白氣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而

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無求二年乃得

言之頗有受其祚者

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葉上滴滴有聲則鳴

臘則進清醇以告蜡竭恭敬於明祀

穠稻之青稔米皆青白也

萍蘋芹菜之別名也

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枇杷葉似栗子似蒟十而叢生

柑梨屬內堅而香

柚大橘也色黃而味酢

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頰者謂之壺中

葛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子大如牛角形如蠟二三同葉

長七八寸味甘如蜜其大者名抹

萱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蓮懷妊婦人帶佩必生男

精治癘皆菊之花莖之別名也生水邊其華煌煌霜降

之時唯此草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

之草也

天則青鸕白雀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狎易使也

鳴春季鷓鴣到夏五月則任啖故俗五六月則烹食之

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

分部以擲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

手中壤擲之中者為上

章山即方巖也周回六十八里高六十八丈近沸泉武花

二山連亘入寧國界

岳山周回三十里二百步高十二丈山上有亭昔有姥姓

岳於此得道因以為名

岬山多縱石而有大橫峴以承流

陽羨溪九僅有六餘不知其處

陽羨西有洮湖中有大小坏山

漢張道陵嘗脩道於此故名張公洞其門三面皆飛崖削壁惟正北一門可入嵌空邃碧有水散流石乳融結

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起有似虹形素君所立

陽羨縣前長橋下有白獺若將有兵動獺出穴口西向四望而嗥舊言有神

陽羨縣有素君塚壇邊有數林大竹並高二三丈枝皆兩披下掃壇上嘗潔淨也

史記曰舜耕於歷山而始寧邳邳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

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榭故曰歷山

大水小口別通為浦

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也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鷄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四

溪外紀卷之二十五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紀遺雜說
 寰宇記云宜興人性吉直黎庶淳遜
 又云衣冠文物同於京華流風餘韻不減古昔婦人無事
 不出中門男子勤於生理者俗多尚吟咏喜於送舊
 元宜興州圖冊曰山長水遠氣秀地靈
 鄒誌云陽羨溪山甲於右瀾物產之盛不以獨當是故扶
 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而詞藻發焉繇春秋以來迄于

溪外紀卷之二十五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紀遺雜說

寰宇記云宜興人性吉直黎庶淳遜

又云衣冠文物同於京華流風餘韻不減古昔婦人無事

不出中門男子勤於生理者俗多尚吟咏喜於送舊

元宜興州圖冊曰山長水遠氣秀地靈

鄒誌云陽羨溪山甲於右瀾物產之盛不以獨當是故扶

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而詞藻發焉繇春秋以來迄于

今較如也

湖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

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故以名

震澤下注震澤達松江而入于海溪流既遠澄澈可

遊理誌云中江出蕪湖之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荆溪上

蓋溪南峰巒相映如畫名賢取此為隱處之勝

太湖三萬六千頃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

水底無所不通蓋其穴潛通琅玕東武山吳大帝使人

行二十餘里而返上聞波濤之聲昔毛萇由張公洞入

東行從此穴出蓋即林屋洞天今尚有毛公壇煉丹井

存焉

輿地誌云洮湖即長塘湖湖中多魚昔人有詩云一斛水

中半斛魚

十道四蕃誌云昔有吏丁於長塘湖中見一青衣少婦初

方懼俄沒波中化為獺衣即荷葉蓋以多魚乃有獺以

毆之耳

舊誌云菴蓋溪舊名東舍溪顧况有詩云家住義興東舍

字郵書屋

荆溪外紀雜說

二

溪任昉詩亦云長溪水東舍後陸希聲言願山之前百餘步衆水合而東流故名東瀉溪俗誤傳以瀉爲舍耳其溪兩岸多朱藤花暮春照映水中青紅間錯可愛故稱畫溪一名蒙溪又謂之五雲溪

吳誌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國碑高圍各二丈篆文周繞

輿地誌云穿石山內潛空上受許陂長流下注民田又十道誌云曾有大蛟孕子人得其卵殼可容三斗

舊誌云南嶽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清甘可口曰得此泉烹桐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嚙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爭先餉遺官司需索無絕寺僧苦之

吳興統記云荆南酒最佳是荆溪之水所釀也故張協七命云酒則烏程荆南

黃山谷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多產宜興

爾雅云湖鱘出太湖滬湖山海經所謂刀魚是也

郡誌云張公洞在縣東南五十五里高六十仞麓周五里

三面皆飛崖絕壁不可躋攀惟北向一竇廣踰四尋嵌
空可入觀者秉炬歷百磴至燒香臺淳熙初趙伯津所築石色
碧綠如抹乳髓滴瀝有仙人房玄武石竒怪萬狀時有
石燕相飛擊行約三里南望小洞通徹于外徑此而出
白龜經云天下福地七十有二張公居五十八
道書云張公洞第五十八福地庚桑公治之即庚桑楚也
郡誌云善權洞在縣西南五十里洞門廣二十丈周幽王
二十四年洞忽自裂竒形惟狀若椎琢入者凜然側足
行二十步極夷曠可坐千人鑿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
有二尺號玉柱

十道誌云善權洞產丹砂鍾乳洞凡有三曰乾洞曰大小
水洞泉深無底雖旱不枯

郡誌云熙寧二年僧若冲與其徒秉燧裹糧以入善權行
約三十里有石碓石床石羊石馬天然精巧忽大聲震
衆懼而返

吳地記云慧山有洞通陽羨張公洞

祥符經云漏湖多白魚南連沙子昔有漏姓者携龍鼓歸
地遂陷煙霧中蜃樓嘗見焉沙子即湖嘴風浪掀湧亦
一險也

郡誌云張公洞西南三里有玉女潭深廣逾百尺舊傳玉

女脩煉於此唐權德輿稱陽羨佳山水以此為首

郡誌云縣東南二十里有龍潭穴出山頂水清澈有魚嘗有取魚烹食者食已而殂先是遇大雷電火輒焚林木後以鐵投潭中遂息

郡誌云湖狀渚有潜虬泉幽深泓澄人莫之測中有四足鮎數歲輒一出出必大水禱之則復入于穴

郡誌摭遺云善權廣教禪院一日因雷震殿柱三處各倒書字入木幾五分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一曰詩米漢謝鈞之記皆行書字相傳雷部鬼神所書莫詳其義削之不沒自宋迄今猶存

祖台之誌怪曰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創流血荆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陽羨縣民談合送白鳥皓質潔映有若輝璧爰稽圖瑞實惟嘉祥

原化記云邑人吳堪為縣吏家荆溪得白螺寘于家嘗自縣歸見飲膳畢具蓋螺化女子為治飪堪怪之女曰天矜君勤小職勅奉配君勿疑

幽明錄云吳堪得螺化為女子號螺婦令聞而求之堪不與令以事虐堪堪語婦曰令要蝦蟇毛鬼臂不獲則加

罪婦為致之令又繆語曰更要禍斗婦又引一獸狀如
犬而食人令瓜火試忽焚縣宇後因立祠於縣西名曰
西津廟寶慶初里有蔣姓者澗溪人視祠宇敝默念他
日家稍贏當新之自是驟富卒為脩繕
續搜神記曰義興人姓周者永和中出郭日暮道傍有一
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望見周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
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周
云有官事須去俄而大雷震既明視所宿處乃一新塚
塚口有馬跡

南史云陳武帝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尺有四朱
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既覺腹內猶熱心甚喜焉

沈括筆談云治平元年毘陵日晡天大聲如雷震一星如
月出東南再震移西南三震星隕焉在宜興岳亭許氏
園藩籬俱焚火息視地一竅深三尺餘星猶灼灼久漸
暗熱不可近後得拳石頭微銳其色如鐵郡守鄭仲取
以遺潤州金山寺

郡誌云唐司空李蟻少讀書善權山中嘗見白龍從小水
洞騰驤而出

唐時太湖中網得一魚頭上朱書云九登龍門天三飲太
湖水必竟不成龍見殺張公子果為貴俠張姓者所得

張云昔李太白云酌醴鱸神魚千金買一醉遂命鱸之
郭璞洞林曰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
求白牛馱之求之不得惟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與
璞為致之即曰有大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
即愈

東漢時陽羨長袁玘生有神異能逆知水旱常言死當為
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晦冥失其柩夜聞荆南山
有數千人噉聲鄉民且亟往視之棺在焉走白縣吏民
群至則棺瘞藏惟見石塚石壇旁有竹枝如馬鬣搖拂
壇塚遂神之為立祠

風俗通曰越滅吳范蠡乘舟於五湖

晉桓玄為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嘆曰父
為九州牧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齊褚翔為義興太守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浮費百姓安之
郡有積年枯木翔至復生枝葉人以為善政所感

晉劉超為義興太守遷射生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
義隨超因統其衆號君子營

宋王敬則微時僑居晉陵南沙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
與義興暨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暨陽縣當鞭汝背吏
唾面曰汝若為縣我則為司徒公矣後果補暨陽令鬪

吏懼而亡匿敬則固勒之出厚遇以禮時有劫盜逃入山爲患敬則誘斬之百姓悅服

梁任昉爲義興太守時歲荒民散昉以俸米爲粥活二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悉原之兒妾食麥及被代登舟有絹七疋米五石而已

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栖筠發卒捕斬友黨皆盡里無吠犬乃大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

勸

唐徐延休天祐中攝義興令勤恤民事初郡守督事多遣小吏巡縣甚爲民患延休箠而遣之刺史王彥章服其剛直貽書謝過

唐許嗣宗初在陳爲新蔡主外兵叅軍時王太后病風脉沉而禁嗣宗曰不可服藥宜以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乃造黃芪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透便語由是得起拜本郡太守或勸其著書貽後答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口莫能言也

唐蔣子慎與晉陵高智周相善有客善相常視兩人曰高

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而後嗣興子慎後
終建安令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
挺歷湖延二州刺史挺生二子曰冽曰渙皆擢進士渙
歷鴻臚卿冽之子鍊鎮渙之子銖皆顯仕有清名智周
雖至相而後竟無聞焉

本事記云唐李相紳鎮淮南張郎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
構隙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
已投長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端溪不讓之詞愚罔
懷怨荆浦沉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
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懽醉

青箱集云義興縣有後漢許鹹廟碑歲久字多漫滅唐元
和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題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
數七人莫能曉邑宰徐延休一見解之云談馬即言午
許字礪畢即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重字數七乃六一
立字當時服其智敏

唐開元間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膝間嬰兒聲師曰
有是緣哉即卓錫而菴前稠木自開遂納衣服數種於
內復卓錫而木合人號為稠錫和尚因下山得一婆婦
遂留為偶生二子一日晨炊進羹妻辭以羹盡師笑曰
非羹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謂不納一日偕一

虎至僧衆怖走師招之曰勿怖今欲與汝輩決去留耳
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即繞身三匝
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菴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
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刹後飛錫至黃崑白龍山有神
侍立其左右黃崑誌云師名清晏

陳舜禹廬山記云許堅不知何許人嘗幘巾芒屨短欄至
骭負布囊未嘗輒開每浴不解衣就溪澗中出而曝之
簡寂觀門外有許堅曝衣石尚在嘗至陽羨冲寂觀題
詩于壁時謂旅遊道士人未之重一日率其徒浴漏湖
堅忽凌波澗步如履平地行漸遠手招道士而笑遂不

復見衆方神之

唐三姚生嘗遊張公洞秉燭負囊約行數十步漸明爽通
步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奕棋生倦且饑甚求食道士指
以旁有青泥可食試取咀嚼甚芳馨食之遂飽道士云
爾去謹無語於世人生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
賈胡見之驚曰此龍食也生具述其事復與俱往尋之
但存巨石不復得路青泥出洞已堅如石不可食矣
宋熙寧中朝廷方以經學取士而宜興邵材試開封第一
邵剛試禮部第一余中廷試第一褒然一邑三魁四方
異之

宋李若谷景德間知宜興縣時官市湖狀茶歲約戶稅為
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入
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買以償其數民便之

宋司馬旦知宜興縣其民囂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
校繫縣民稍以詆冒為耻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
壞廢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

宋高商老紹熙中知宜興縣脩學校豐士廩建社倉十一
區於開寶諸鄉是歲浙西饑流莩滿路而宜興民獨有
賴焉

宋蘇軾得奏宜興常托邵民贍買宅一區直錢五百緡

將挈居月下散步偶聞老嫗哭甚哀問之答曰吾家居
相傳百年今吾子不肖售諸人所以悲耳扣其居即邵
所買者亟焚券竟不索直

圖經云元豐中東坡自黃移汝至荆溪寓漏湖別業一夕
與單君錫步月於黃土有餉紅灰酒者曰此紅友也東
坡云彼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因就號為

東坡酒

宋岳飛建炎中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
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辨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感
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

祠之

宋時光美父年六十四妻四十餘未有嗣後為鄭州牙校部綱入蜀妻謂其夫曰我有白金願以市妾庶得子焉身後計夫如其言至獲一女子甚端麗扣其由來默不為對旦起見其括髮以布恠問之泣曰妾本京都人父終雅州椽母子扶柩至此貧無貲鬻妾以歸時公惻然亟奉女訪其母曰某不願得此特以送還復舉所餘金賻行椽妻子泣謝遂與護喪事如部曲抵京訪舍館且為葬既歸妻問市妾故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偉丈夫衣金紫導者九人皆披敗袖趨入金紫者獨留

堂中逮旦邦美生堂後之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字十犬後舉進士至吏部尚書

宋孫泰山陽人以二十萬錢置別業於陽羨俾原主他徙忽一老嫗哭甚哀泰曰得錢賣地何哭之有嫗曰老婦逮事舅姑居此有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能無哀乎泰撫然即以所居還之

宋乾元間王氏女居宜興湖汭渚桂崑山中幼不茹葷攻詞藝善彈琴既笄誓不嫁常持大洞十九章所居之室每有異香一日微疾索筆題石上云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人間事惟見庭前雙鶴飛

是夕奄逝及明旦有雙鶴棲庭木仙樂盈空將舉柩甚
輕發視之惟衣履而已

宋申屠有涯居宜興性不羈常携一瓷餅可容八九升人
不能曉一日游吳與衆登舟飲酒大吐衆逐之曰風雨
如此棄我何之諸賢不容我亦不可同載乃挈餅登岸
倚木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
人中龍吟畢跳身入餅中衆皆大駭舉餅碎之寂無所
見他日有見其携杖於虎丘劍石上踞坐云

宋蔣弘謹妻史氏生子五歲而寡時年二十有二誓不嫁
誨子以學居涵湖窶甚育鷺自給朝縱去暮揭竿於岸

則畢集焉以孫堂顯封慶國夫人後人號其地爲養鷺
墩

唐宋遺史云天祐中有慎氏者岳亭儒家女也三史嚴灌
夫經由遂結婚好同載歸蘄春越數年無嗣乃拾其過
而出之慎氏旣登舟留詩爲訣云當時心事兩相關兩
散雲飛一餉間自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
夫覽詩悽感遂與偕老

夷堅誌云宜興段承務醫術精妙然甚貪財賄非大勢力
不能屈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
尚書邀之始一來旣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請段至視

守史書屋
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
許其半遂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
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載所獲西歸至中途
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為醫而專貪財賄無濟人利
物之心命汝脊二十遂叱左右捽而鞭之既覺脊痛呼
僕視之箠痕死然還家即死

夷堅誌云章駟字仲駿舊居無錫之斗城年二十五歲時
病傷寒旬餘口鼻中如墨眼陷舌枯四肢不能伸屈湯
飲俱絕醫謂必死家人置棺以命僧候之肌冷即殮是
夕夢皂衣卒二十餘人來大畧如迎新官甚謹畏一吏

前揖請行即隨以往自所居至前橋登太黑舫月明如
晝章憑舷觀玩迤邐出九曲盤龍港經獨山門入太湖
望向北諸山詢為何處吏曰宜興張公洞也章云久聞
此洞佳勝每欲遊未暇今試一往從者皆不可曰彼中
候官人甚急豈宜有他之章怒曰那由汝輩叱使行遂
溯山而往抵岸已有籠燭火炬數道士前迎問觀主為
誰曰趙繼章也繼章向往無錫明陽觀與章善遂相引
入洞下瞰欄楯詰曲石岩兩壁衣冠儼列如仙人狀石
燕時時飛舞俯視水一泓明徹可鑑一仙人招章云與
汝兩山粟當對我食之章止食一枚欲留一以遺母及

兄弟仙人再迫之僅留其半挽仙所着衣皆軟如泥又
念取此泥作丸必能益人壽考遂竊而握之行數步回
視岩頂有光一穴如非口旁人曰此乃出洞處遂出趨
舟次群吏卒皆喜既登又叱回棹操篙者不從復怒罵
之不得已而返及家大門中門皆閉以足踢開徑至房
就寢少頃睡覺窓戶明亮呼婢取衣智通驚走報其兄
弟皆來猶疑其發狂熟視面色儼然如常時兩手猶握
拳即日履地飲食起居平復時紹興癸酉二月後有從
張公洞來者告以夢與所見皆同知觀果繼章也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五終

叙荆溪外紀後

吾邑古為陽羨晉周玘屢興豕兵匡國
安茂遂表為勳興雖州郡縣沿革不一
而名無更為宗迺太宗諱改今宜興其
鎮曰荆南其川曰荆溪其浸曰太湖故
古今多稱之曰荆溪荆溪山水之勝罕
江南幽竒秀麗不可殫狀故賢人高士

慕而遊愛而寓取多而邑之名士彬彬
草出亦代不乏人其題詠識記之作積
風雲累月露無一息于億豈止篇牘箱案
而已也耶惜逸多存少無可考見間嘗
閱郡邑之誌所載不能千百之什一而
固亦不能廣載也竊自慨嘆以為不搜
紀則歲久之湮一又不可言矣於是存心

於考究凡耳目之所聞見即臆記而手
錄之未暇纂輯迄嘉靖戊戌秋余卒業
南雍歸卧山齋慨精力之漸衰而志氣
不足以強奮遂不復苦意經術妄希進
取然閉居終日飽食而無所用心先師
曰難矣哉是天不可優游放逸以窮年
也迺閱晉唐宋元諸家之集而考索之

二十一史之列傳而訂正之歷公署寺
觀祠宇之碑記蕙郡邑誌所載而備錄
之及選

國朝諸公之作合律格者併附之有闕
於地乘名跡者惟無聞聞無不究惟無
見見固或遺搜羅剔抉積五年始克成
編凡得詩文千餘篇附先賢列傳及相

傳節義奇異等事不揣愚陋輒立叙次
條例釐為二十五卷名之曰荆溪外紀
圖存其所未亡以俟觀風者采焉又得
良友真州李子孟博肆心校正乃不敢
自私入梓以廣其傳以求正於大方家
云極知僭逾無所逃眾况掛一漏萬不
能免夫斯世斯人之譏也姑俟博洽君

子刪其繁蕪補其缺略耳茲實余之私
切仰望者也鉞工告成遂書簡末

嘉靖乙巳陽月長至日楚山子沈敷書

沈敷書

